



都是雙胞胎惹的禍

刁鑽!? 溫柔!? 原來這一切——

沈若嵐



精美大衆小說

GS041

都是雙胞胎惹的禍

沈若嵐◎著



希代書報集團

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

都是雙胞胎惹的禍／沈若嵐著。——
第1版。——臺北市：精美，1995
〔民84〕
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精美大眾小
說；GS041）

ISBN 957-716-205-3（平裝）

857.7

83012271

都是雙胞胎惹的禍

作者：沈若嵐
發行人：朱凱蓄
校對：沈彥伶 姚秀芸 林淑真
出版者：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5年1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52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205-3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我心深處
那人却在——
驀然回首
衆裡尋他千百度

圓夢

沈若嵐

本來，寫作只是爲了圓夢，投稿只是爲了不讓那寫在各科作業簿裏的故事蒙塵。所以，當被告知生平的第一部著作即將出版時，我心願已了；所以，當「希代」勉勵我繼續創作的那一刻，我著實在心中偷笑了好久，因爲我是那麼的肯定這本《懸——情牽永遠的歡喜鴛鴦》會是我的最初，也會是我的最後，更會是我的唯一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那不甘寂寞的手又緊抓著筆不放，天天哀求要與它的稿紙妹妹見面，我才知道，我被自己給打敗了。帶著絕望的喜悅，哀嚎了好幾聲，我終於認命地坐到書桌前，寫下了我的另一個夢……

《都是雙胞胎惹的禍》和前一本《懸——情牽永遠的歡喜鴛鴦》的風格迥然不同，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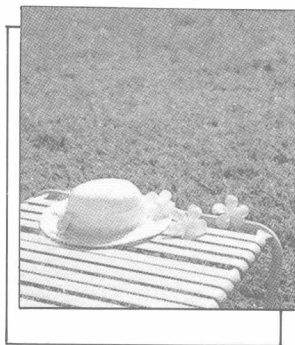
過請大家別懷疑，我以人格保證，這兩本書絕對是「同根生」喔！《懸——情牽永遠的歡喜鴛鴦》像一把火，燒得你我心痛，而《都是雙胞胎惹的禍》則是一泓清泉，輕輕地漾過心底。

很喜歡書中依風那樂觀、堅強、大而化之的個性，更嚮往依風和克帆之間那種相知相惜、青梅竹馬的感情，很多時候，我們不明瞭自己真正的感情，嘆息著與所追求的夢擦肩而過，卻忽略了身旁那雙追隨著自己的深情眼眸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們驀然回首，才發現尋覓多年的那一人，依舊在燈火闌珊處守護著自己。

行筆至此，本欲結束，但有一個人卻強迫我一定要把她偉大的事蹟昭告天下，不然要追殺我到天涯海角，所以，我只好再提起筆，慎重地寫下——

感謝淑瑜大美女為我校稿，並提供我許多阿達點子。

我想，這下子我該不會有性命之憂了吧！



·
（
都是雙胞胎惹的禍
）
·

第一章

范剛拿著剛從朋友處抄來的地址，走到安和路上一棟大廈的前面，向管理員打了個招呼後，就直接搭電梯來到五樓。他看一看門牌，找到他所要找的D座，不禁輕呼了一口氣，將緊繃許久的心情稍稍放鬆，舉起手，正想按門鈴時，一個清脆的女聲在背後響起。

「這位先生，請問您有事嗎？」

范剛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跳，轉過身，一個長髮披肩，清清秀秀，有雙漂亮眼睛的女孩正站在他面前，好奇的看著他。

他露出一個友善的微笑，向她解釋道：「我是來找徐先生談租房子的事的！」

「喔！」那女孩恍然大悟地點了點頭，眼中的好奇已經被一股親切和友善所取代，她大方地伸出手，對他說道：「你好，我是江依萍，就住在C座，是克帆的鄰居。」她指了指他身後的門。

范剛握住她的手，對這秀氣的女孩心生好感。只見那女孩收回手後，對他抱歉地笑了一笑：「對不起，克帆他剛剛和我哥出去了。」

「噢！真不巧，我看我改天再來好了，謝謝妳，江小姐。」他有點失望地朝她點一點頭，背轉過身，朝電梯走去。

江依萍看著那高大的背影，遲疑了一會，隨即說道：「呃……如果你不趕時間的話，不妨先到我家坐坐，他們很快就會回來了。」

范剛聞言停下了腳步，轉過身來：「這樣不會給妳添麻煩吧？」他問道。

「當然不會了。」她巧笑嫣然地說道。

范剛看著她，心中沒來由地震動了一下。

隨著她走進她家後，他不由自主地打量一下四周的擺設，「淡雅宜人」是他對它的第一印象，就像……就像……那個剛從廚房端出一杯飲料的江依萍。

「坐啊！別客氣。」她招呼他道，把飲料拿給他：「這是我媽自製的檸檬汁，滿

能解渴的。」

「謝謝！」他坐下來，啜了一口檸檬汁。

「對了！我還沒請教你尊姓大名呢？」她歉疚地說道。

「噢！敝姓范，單名一個剛字。」

「嗯……這名字取得好，有力，簡潔。」依萍笑著說道。

「過獎了！」范剛也笑了，他發現他很難不被這笑意所感染。

這時，電話鈴響了，依萍跑過去，拿起白色的話筒：「喂？噢！是妳啊，小瑋……什麼？妳在我家樓下……要拿CD給我？！真的，有誰？……嗯……嗯……嗯……哇！真好，小瑋，那就上來吧！噢！原來其他人也在啊！怕他跑了是嗎？好好好，我馬上下去，順便……看看某人。」她調皮地拉長聲音，放下話筒。

「范先生，你先坐一下，我到樓下拿點東西馬上上來。」依萍走向他說道。

范剛連忙站起來：「江小姐，妳忙妳的，不用陪我。」他停頓一下，黑而亮的眼睛閃爍著笑意：「可是，難道妳不怕我會乘機打劫？」

「噢！你會嗎？」她睜大那雙美目，唇邊有朵好甜好甜的微笑：「現在的小偷都會事先警告主人嗎？我怎麼不知道。」他在她的大笑中走出門。

范剛站起來，佇立在那顯然相當名貴的骨董花瓶前面，對那細緻的花紋和那古意盎然的色彩和樣式研究了起來，這大概是清初時代的吧！他想。伸出手去撫觸那光滑的線條，不禁再次讚嘆屋主對骨董的品味。這時，門開了，剛剛出去的江依萍又折了回來，大概是漏了什麼沒拿吧！他想，向她微微一笑。

這個笑容在她敵視的眼光下凝結了，他迷惑地看著她，無法理解她那冷冷地，帶點懷疑的臉色。

「你是誰？你怎麼進來的？你想做什麼？」她一連串地問道，聲音裏充滿了敵意。抓起了門後的掃帚高高的舉起，她威脅道：「把你的手從花瓶上拿開，立刻離開這裏！」

范剛愣住了，真的愣住了，他知道女人善變，但眼前這個「變」的速度也未免太快了吧！他不知道她到底是吃錯藥還是發哪門子的瘋，但是他絕對不會讓那隻可笑的掃帚打在他身上的。

「江小姐，我沒什麼惡意，我只是在這裏等徐先生的，如果你真的那麼介意，那我到外面等好了。」他緩緩地、容忍地、有禮貌地說道，朝擋在門口的江依萍走去。豈料，江依萍卻伸出手，示意他停下來：「等一下，你說你是來找徐克帆的？」

她帶點遲疑地問道，手中仍緊緊地抓住掃帚。

「是啊！我是來找他租房子的，我不是告訴過妳了嗎？而且，還是妳邀請我進來這裏等他的啊！」他皺起眉頭回答道。

只見她的臉色古怪極了：「我要你進來的？」她指指自己問道。

「是啊！」范剛覺得可笑極了，是她得了健忘症嗎？

江依萍緩緩地將掃帚放開，甜美的臉蛋上有著抱歉的笑容：「對不起，我剛才太失禮了，嗯……先生貴姓？」

「敝姓范，單名一個剛字。」他機械化地重複剛才的回答。

「哦！這名字取得好，有力、簡潔。」

范剛瞪著眼前的女孩，覺得頭隱隱作痛起來了，他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地方，闖進了什麼窩。

「妳不是要下去拿東西嗎？怎麼空手上來？」彷彿還想再證實一下，他試探地問道。

這回換她愣住了：「拿東西……噢……對對，拿東西，我馬上去拿。」她很快地反應過來，急切地轉過身，沒讓他瞧見在她臉上那抹詭異的、惡作劇的笑容。

范剛看著她關上門，搖搖頭，納悶地聳聳肩，在沙發上坐下。按著太陽穴，他閉目養神起來，想把剛才的事給忘掉。

沒一分鐘，門又開了。他睜開眼睛，看見江依萍抱了一疊CD走進來，臉上是同樣和善的笑容。

「真不好意思，去了這麼久，一點也沒盡到做主人的責任！」

「久？妳太客氣了，妳才去不到一分鐘就回來了，這哪叫久？」

「不到一分鐘？怎麼會，我明明去了大約十五分鐘！」她把手中的CD放下，心想，他不是錶壞了，就是根本沒有時間觀念。

范剛的頭又痛起來了，他搖了一下頭，深邃的雙眼直直地盯著江依萍，極力思索以前讀過的書中是否有「臨時失憶症」這一種病例。真是可惜啊！他想，這麼漂亮清秀的女孩子，竟然……唉！上帝非得這麼公平嗎？竟破壞了這份完美。

被他這麼盯著，依萍著實很不好意思，耳根也慢慢地熱了起來，這男人怎麼搞的，先是胡言亂語一番，又這麼盯著人家看，他到底想做什麼？正想開口打破這僵局時，沒想到他竟早了她一步。

「嗯……江小姐，平常妳的……妳的記性如何？」他有點吞吞吐吐地問道。

「不錯啊！大事不會遺漏，小事不會忘記，該記的我都記了。」雖然對他的問題感到奇怪，她還是據實回答了。

「那妳記不記得幾分鐘前……嗯……發生的事！」他再試探道。

「幾分鐘前？我在樓下啊！」她一副「你不是知道」的樣子。

「我是說……之前！」

「之前，我坐在這裏陪你聊天，喝檸檬汁啊！」依萍皺起眉頭了。

「那妳記不記得妳下樓之後，第二次上樓之前發生過什麼事？」范剛眯起眼睛問道。

依萍真的被搞胡塗了，什麼「之前」、「之後」，還有「第二次上樓」？她不過才上樓一次啊！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剛剛不就是我們聊天，然後我下樓去拿東西，再上樓而已嗎？這有什麼問題嗎？」她攤手說道。

問題？問題可大了，看來她似乎不記得剛剛發生的事了，不知道這只是「臨時失憶症」，還是嚴重的「人格分裂症」，雖然他知道有些冒昧，但他覺得自己有義務要提醒她，算是職業病吧！

「江小姐，我是一個醫生，在『萬安醫院』服務。」他遞給她一張名片。「如果妳

覺得最近記憶力有點衰退，或是……常常會做出違反本性的舉動，可以到我們醫院來檢查一下，我一定會介紹一位在這方面是權威的醫生給妳。」他的眼神真摯，態度十分誠懇。

我的天啊！依萍簡直不敢相信她剛剛所聽到的，這年頭上門推銷的，除了傳教士、拉保險、賣鍋子和清潔用品之外，竟然還多了一項——醫生，這真是……太不可思議了。

「其實，很多毛病只要及時去治療，都有治癒的可能，看樣子，妳的症狀還很輕微，絕對可以完全恢復的。」

依萍才從剛剛的驚訝中恢復過來，馬上又被他的話嚇了一跳：「我的症狀？請問我有什麼症狀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他沉吟了一下，決定實話實說：「據我初步的研判，可能是『臨時失憶症』，或者是『人格分裂症』。」

「人格分裂症?!」依萍刷的一聲站起來，眼睛瞪得老大，裏面滿是怒氣。「你是說……我有『神經病』?!」

「不，不是神經病。我是說『可能』是精神方面的疾病。」他連忙解釋道。